

現代經濟學

石瑛編



— 七三二 —

現代經濟學

石 英 編

1937

現代經濟學

實價二角五分

編輯者

石

英

發行者

張鑫山

經售者

各省大書局

目 錄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學底意義——經濟學底對象——經濟的法則
——經濟學的任務——資本家的經濟學與馬克思
的經濟學

第二章 商品生產

資本家社會——商品——非商品生產的社會——
商品生產之發展——資本家的商品生產

第三章 價值

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當作使用價值的商品——
價值或商品價值——價值論詳說——勞動底二重性

第四章 剩餘價值

剩餘價值的源泉——當作商品的勞動力——勞動力底價值——勞動過程與價值增殖過程——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剩餘價值率——勞動時間底延長——絕對的剩餘價值與相對的剩餘價值

第五章 生產方法底變革

協業——協業的利益——資本家的協業——分業及工場手工業——工場手工業底特徵——工場手工業底資本家的性質——機械——機械經營波及於勞動者之影響——工廠——小工廠底滅亡——工場法

第六章 資本底發生

什麼是資本？——本原的蓄積的祕密——從農民剝奪土地——資本主義發生期的勞動立法——工業資本家底發生——資本家的蓄積之史的傾向

第一章

緒論

經濟學底意義——經濟學底對象——經濟的法則——經濟學底任務——資本家的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

經濟學底意義：

人類社會是在不斷地變化流轉着，在這變化

流轉的各發展階段上的人的社會的生活也是新陳代謝地變化及增長其內容而進展下去。自從歷史的大車輪運載人類進入於近代的社會形態以來，人類的社會生活差不多到達了複雜性與多樣性底最高峯了。從前的往古的人們所認為簡單的自明的諸生活，到現在不單變成非常地複雜和錯綜，而且帶起了神祕不可思議的色彩，使我們無從把捉其真相。

社會生活底川流，因而社會的現象底這樣的複雜化與多樣化，使人們如要理解牠的內容之時不得不從各種的方面或見地去研究了。

近代社會諸科學底誕生之原因就在於此。因為科學這東西，簡單地說，就不外是探求事物的本性而適應於此的去說明其因果關係。

社會生活底諸現象——政治的現象，宗教的現象，道德的現象，經濟的現象等等——雖然是極複雜而極錯綜的統一體，但這並不是說，要想理解這社會生活非把牠全部一同來研究不可；反之，這正意味着我們如要整個地理解這全社會的生活非

將牠從各種的見地去觀察分析不可。

因此，社會諸科學皆有各自的，適應於各自的方面或見地的社會生活中的一部分的生活現象爲其固有的領域，換言之，社會諸科學皆有牠固有於自己的對象（Gegenstand）。所謂經濟學很明顯地是社會諸科學之一，因而固有於牠的是人類的經濟生活。

但，我們在這裏所要說的並不是人類底經濟生活一般；我們所要說的是特定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所以這裏所謂經濟學，簡單地說，是在於研究“這支配着資本家的社會底經濟生活之法則”的科學。

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馬克思在其名著“資本論”（Das Kapital）第一卷第一版的序文來做證人。他說，“我在此書所要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又說，“曝露近代社會底經濟的運動法則是本著作底最後的窮極目的。”

這裏我們特別地指示出極重要的二點；第一，

我們的經濟學底對象是近代社會，即共通於今日的一切國家的資本主義的經濟生活；第二，經濟學底目的不在於記述資本家的社會底個別的經濟現象，而在於指摘這貫流於個別的經濟現象之自然科學的法則。

這二點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現在先說明經濟學底對象是，不得不是，近代資本家社會底理由，然後及於經濟的法則之問題。

經濟學底對象：

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是現今的資本家社會底經濟生活；而經濟生活——即生產有必要於生活的財貨之生產方法，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是一時代有一時代的特殊的性質，不是各個的時代都相共通一貫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引用“資本論”第二版跋文中馬克思自身從彼得堡的“歐洲通信”所引用的文句來說明如下：

“或許會有人這樣說吧：經濟生活之一般的法則是一個同一的東西，無論我們適用牠於過去或

現在照理都是可以的。然而這正是馬克思所否定的東西；照馬克思講，這樣的抽象的法則是不能存在的。依他的意見，則却和上述的相反的，各個的歷史的時代有牠特有的法則。……——人類的生生活這東西，一經生活盡了一定的發展時代，一經從某一定的階段移行到其次的階段，就馬上被另一的法則所支配。一言以蔽之，經濟生活呈現着和在生物學的發展史相類似的現象。……古舊的經濟學者們以經濟法則去比較物理學及化學之法則是誤解了經濟法則之性質。更仔細地分析現象，則知社會有機體，與種種的動植物的有機體相同的，是根本地互相不同的東西。——誠以一個司一的現象，因各個的有機體底全構造，其個個的器官及這等器官所作用的條件都是互相不同的緣故，各自從屬於完全不同的法則。¹⁹

所以社會發展的諸形態並不是照應於同一種類的有機體之發展底幼年期，少年期及成年期，而是根本地不同的種類的有機體。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階級差別，一切的社會成員都營着共同生活的

原始共產主義的時代；只使奴隸從事於生產的奴隸制度的時代；領主搾取農奴之生產物的農奴制度的時代；資本家使用“自由”勞動者的資本主義的時代；凡此種種的時代的經濟生活都各被互相不同的經濟法則所支配。所以，如若我們必欲發見一個共通於各時代的經濟法則，至多只能得到一個極皮相的一般的概括而已。而這樣的徒勞的努力不得不是放棄科學的理論經濟學之真意義，而所謂歷史學派的企圖就是這樣的徒勞的努力之一表現。

但，這各個的時代却不是個個地相分裂了的，毫無關係和連帶的；反之，牠們結着結連的鎖環，表示出社會底發展階段。因此，特別地研究在最高的發展階段的資本家社會，亦就是真實地能理解這種種的階段之關鍵。馬克思對於一點也有刻畫的說明如下：

“資本家社會是最發達的最富於多樣性的生產底歷史的組織。資本家社會是建立於過去的社會形態之廢墟與要素之上——這裏有一部分尚保

存着向來的殘骸，其他的一部分向來是不曾顯現的，到了現在却發展得很明瞭了。——所以理解這表白資本家社會底諸關係之範疇與此等關係之編制，同時亦能洞察沒落了的一切過去的社會形態之編制及其生產關係。人的解剖對於解剖猿屬是一個鑰匙。低等的動物種屬向高等的之暗示，反於此，只能於知悉了高等的底本身之時，纔能理解。資本家的經濟學對給古代等等的經濟學提供一個鑰匙。但決不是依這樣的——即抹殺一切的歷史的差別，以一切的社會形態為資本家社會形態的——經濟學者的方法。知悉了地租，纔能理解貢賦，十分之一稅等。但我們決不可將牠們視作同一。”——經濟學批判序說——

所以，理論的經濟學底對象是，不得不是，近代的資本家社會，由上述的理論的說明，我們已經可以首肯了吧。而事實上經濟學的歷史也明顯地證實這個主張。

近世的經濟學之原形是跟隨資本主義底勃興而發生出來的。經濟學在法蘭西重農學派（Phy-

siokrat)之時纔獲得了科學的意義，而此派的代表者法蘭沙亞·凱耐(Francois Quesney 1694——1774)底有名的“經濟表”(TableauEconomi eavec sou explication, ou Extrait des Econ omies Royales de Sully.)就公表於十八世紀的中葉。——一七五八年——即法蘭西的布爾喬亞汜生長於當時的絕對專制主義之下而漸次地感覺其束縛之時代；又確立經濟學之基礎的亞丹·斯密斯(Adamsmith)底“諸國民之富”(The wealth of Nations)一書亦是後此二十年的一七七六年，即當產業革命開始之際，所出版的。

但，爲什麼人類到了十八世紀纔感覺到關於經濟的生活有科學的說明之必要呢？雖屬幼稚，事實上經濟生活是與人類歷史同時開始的。宗教，哲學，藝術等高級的文化在三千年前已經開花而結子了，而經濟學的年齡却爲什麼這樣的幼少呢？不是別的，大規模而複雜的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到了近代纔見發達的事實，就是使牠幼稚之唯一的原因。原始共產制度的時代可以不必說，就是古代的

奴隸制度，中世的農奴制度的時代，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及交換關係，亦是非常簡單而明瞭的。奴隸養育自由民之關係，農奴納貢於地主之關係，手工業者應顧客之要求而製造物品，而以其所餘的部分販之於市場之組織，——凡此種種皆不待科學的說明，當事者自身早已瞭然於胸中了。但，大工場制度的誕生，國際貿易的興起，信用制度的發展及勞動者與資本家之關係開始了以後的經濟生活是怎麼樣呢？這却不是很簡單的，極明瞭的事實。我們的周圍的個個的經濟現象，——恐慌，失業，物價底騰落，銀行底破產，農民底貧窮化等等，——任你去取一個來考察，沒有一個不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解的東西。但，雖似是不可思議的，不可解的東西，而這樣的個個的現象却純粹地是在這人類世界所行着的事實，並不是什麼不能看破的超自然力的魔法作用。為科學地研究貫通於這資本家的社會底一見地似乎不可思議的經濟現象之自然法則，就是新興的經濟學之任務。

經濟的法則：

關於經濟學的對象既如上面所述，我們現在再把經濟的法則來說明一下。

科學每每與常識立於對立的地位。常識所認為天經地義的東西，在科學的面前祇是一錢不值的虛偽及欺瞞。為什麼呢？因為現象形態與其本質是不必一致的；在我們肉眼看來，好像是太陽在轉繞着地球，而以前的人們也盲信過這是不易的真理。但科學告訴我們，不是太陽在繞地球，反是地球在繞着太陽而運行着；普通的人以為飲酒可以防寒禦冷，所以以為吃了酒就不覺寒冷，但事實並不是如此，不是酒可以禦寒或增溫，反是身體中的冷覺因受酒精的刺戟而失其機能，不能將寒冷的感覺須達到神經中樞的緣故，所以喫酒的人之體溫不但不見增加，反而與平時的溫度於比較而減低了許多。這是科學的觀察與常識的判斷完全不同的地方，也是科學的真理終能獲得最後勝利的理由。所以，馬克思說：

“假使事物之現象形態直接地與其本質是一

致的，那末，一切的科學必歸於無用了吧。”——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分冊三五二頁。

經濟的現象也是如此，若我們祇知個別的現象形態，而不去認識這現象的本質及現象間的內部的聯絡，那末，我們所曉得的也只不過是常識的，皮相的東西而已。而且，經濟生活特別地有利害關係於我們的生活，所以要真實理解其本質，格外要有科學去究明的。

“假使資本家的生產過程底現實的內部的聯絡之分析是極複雜的事情，極精密的工作，又還元這外觀的單單的現象的運動於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是科學底任務，那末，資本家的生產及流通之當事者底腦中所形成的關於生產底法則之觀念必不合致於（科學的）法則，而且不得不是單就外觀的運動之意識的表現的是自明之理。”——全上第一分冊二九七頁。

因此，經濟學不是斤斤地以搜羅排列資本家社會之個別的經濟現象為能事，而反是不得不研究貫通於這種種的個別的現象底法則為本務的。

不過我們若要科學地去研究一種現象及獲得其運動法則，那就不可不選擇這現象在最適合於研究之時的狀態來考察的。馬克思在著作“資本論”之際，凡關於商品生產的部分以英國的經濟事情為基礎，關於地租的部分而以俄國的事情為礎石的，就是這個道理。關於這一點，馬克思曾這樣地說過：

“物理學者當觀察自然過程之際，選擇一個表示最富於含蓄的形態而最不易受外界的攪亂的影響的現象；假使有可能的時候，總必在保證這過程之純粹的進行之條件底下去施行實驗。我在此書所應研究的是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及適應於此的生產關係和交換關係。牠們所行着的最模範的地方，在今日只有英國。這就是英國被作為我的理論的說明的主要的例證之原因。若是德國的讀者，對於英國的工業勞動者及農業勞動者之狀態像偽善者一樣聳起肩子，或者樂觀地以為在德國事情還沒有這樣的惡劣，就此安心起來，那末，對於他們我不得不這樣叫喊了：“這不是他人之事！”(De te